



慈氏全集第四編正在印行中

誠學

一 慈航法師全集，是慈公

老人的法身慧命。信仰他，崇敬他的人，不少來信詢問全集的印行情形。從那些來信裡，可以看出他們對全集印行的愛護與關心。他們的來信，給予負責印行全集的工作者不少鼓勵，也慰藉了老人在天之靈。筆者雖不是負責印行全集的什麼人，但對他們的熱切關懷，也深受感動！現在全集第四編（成唯識論講話）已開始付印了，不久即將寄呈到諸位讀者之前。

今年春天，我在偶然的機緣中來汐止內院禁足，因此，慈公老人的全集印行，我也隨分隨力的做了一些。比如校對啦，包寄啦，閱稿啦，……我只是隨分隨力的這樣做，至於做得怎樣，以及印行全集的全盤計劃，我都不清楚，我也不願清楚；如果說比較清楚的，那只有正在印行中的第四編了。

二 我來汐止禁足，主要的旨趣，在多讀幾卷經，多看幾冊書；但慈公老人的遺作印行，我也極願獻出卑微的力量，以盡寸心。前面說過，我只是隨分隨力的做，不願知道什麼，或任何有關全集工作的進展。所以慈公老人二週年日的前幾天，「慈師紀念會」開會我沒有參加；他們討論到老人遺作第四編審稿人選問題，我在山上茅屋裡，但他

們討論結果，却教我和自立法師負責審稿。在我，這是一件吃力的巨艱工作，別人我不說，論我對佛法的理解，論我的文學修養，審稿，我都差得太遠。可是他們已這樣決定了，爲了報恩於老人，我也只好這樣勉力的做下去。自立法師是個忙人，他除了負責送稿，校對和督印，還得處理「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」的一切事務。我同情他忙碌，而我竟無法替他分擔一些忙碌的痛苦，這在我心裡時引爲憾。爲了彌補心頭的這分遺憾，我只有在閱稿，校對的工作上多賣點力，讓他多得一點休息的時間；所以我便把校閱原稿的工作，自告奮勇的獨攬過來。在閱稿之餘，有時再幫忙他校對從廠裡拿回來的稿子。這樣，我覺得我忙得很愉快。在愉快的忙碌中，我也有說不出口的隱痛，那就是閱稿的困難了。成唯識論，是法相唯識宗的權威論典，理論的幽微，深遠，決不是我能看出或說出的。慈公老人的成唯識論講話，就是我所要校閱的稿子。本來「審稿」的責任在：「遺漏者增之，繁瑣者減之」。文句的增減，在一個沒有完全體解書中內容的人，是非常困難的。因此，有時爲一句一字的應用得當，也得花費幾小時的思考，或去翻閱別的書，這不能不說是我內心的苦痛。

三 慈公老人的遺作，共分五編十

二冊，至老人二週年止，已印出了四編七冊，還有一編（第四編）五冊未付印。第四編，依全集的編次說，本非最後一編，紀念會的同人之所以把它放到最後印行，原因有他們的苦心。一、五冊書價，約四十元左右，以此數目，不易零售；二、一時印行五冊書，經濟難以周轉，惟恐發生以上困難，所以才決定了先印其他四編。前四編（依時間前後說），印行的經費來源，從始至終，都靠南洋弟子們的捐助，就中尤其林達堅、王宏法二居士，竭盡熱心，向各方勸募，能使印書的經濟源源而來，這才不致印行全集有中斷的現象。他們那種至誠的愛護與援助，真使我們有說不出的感激。國內的各方分銷處，及每編出版時，臺北方面居士們的零購，雖爲數甚少，對印行全集也不無小補，前四編印行的困難總算打破了，我們依於計劃還得克服最後的一道難關——繼續的印下去。才能獲得究竟的成功。然紀念會同人，鑒於南洋弟子們的負擔太重，幾經商量，咸認籌款的唯一途徑，便是發動預約，這種做法，至少可以減輕南洋方面的負擔。因此，在慈公老人二週年紀念日的大會中，由道安、律航法師提案，當時會中相應預約最熱切的有：蘇郁園、黃奎、錢召如、陳慧復等大居士，在他們的熱切相應下，此案便很順利的通過了。即從老人二週年紀念日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總共預約了二百多部

，得款一萬餘元，雖離印書的總額（第四編的印刷費及紙張，約需三萬元）還遠，但從另一面說，這數字已算可觀了。發動預約，從上面的成績看，並未辜負原意。預約日期，本來是限於六月底截止，但爲了顧及當時一班經濟困難而未能預約者不失預約的機會，我們又將預約期延至九月底止，希望各方趕快預約，不要失去最後的良機。

四

校對，跑廠的全權負責人，是自立法師，他從慈公老人圓寂後，一直到現在，送稿、拿稿、風裡來雨裡去；也不管天寒天熱，他總是那樣耐心的跑。有時冒着風雨半夜回來，我從不會聽到他叫過一聲苦。他的責任感，他爲師服務的精神，做慈公弟子的我們，是沒有一個不慚愧的。然而一巧媳難爲無米之炊，他送稿，廠裡的一切手續得由他接洽，書印好了也得向他討印刷費。本編的印刷和紙張成本費，估計需要三萬餘元，預約的所得款，還不夠印兩冊，現在已開始印第三冊第四冊了，這筆經費尙無着落，這使負責督印的人不無焦急。但無論如何，至遲十月間總得想法將第四編完全出版，希望以往愛護，關心慈氏全集的大德們，仍一本初衷，予以隨喜贊助，發心介紹預約，期能早日完成，使全集提早寄呈熱心讀者們的面前。

慈航全集第三編

十二門論講話每本五元

本刊代爲流通